一四四：突然音訊杳然

有一次，麥奇還寄了一卷卡式錄音帶來，錄上了他要對子薇說的話，錄上了他們共同喜歡的音樂。子薇也同樣寄了一卷錄音帶給他。

更使子薇歡欣雀躍的是，她生日的時候，麥奇除了事先寄來的生日禮物之外，那天，還給她送來了一束美麗名貴的蘭花。

那鮮花是通過一個國際性的花會郵寄來的，這是一種新式而昂貴的服務，麥奇在巴黎訂花，在香港的子薇就可以收到鮮花了。手中拿着這束鮮艷嬌美的蘭花，子薇心中感激不已。……

麥奇去法國後，子薇立即履行自己的諾言，每個月都寄點錢去給他。雖然，他並沒有環之和亞洗，他們也都沒有了麥奇信息。

——我原先担心的事情可能眞的發生了，我將會失去麥奇了。……

每逢深夜，子薇總是輾轉難眠，思緒聯翩，甚至暗自傷心地垂淚。

平時，她也顯得落落寡歡，她消瘦了。

麥奇沒有音訊，子薇並不死心，她仍然寫信去。可是最後，她的信全退了回來！這更像一記重錘，擊打在子薇的心頭。

這以後，子薇的抽屜中就堆起了一封信沒有投郵的信件。

三二四：刀鋒冰冷

大漢曰：「半小時之後，你去到十二重天酒店咖啡座，我會找你者。」

方剛曰：「你要講下口齒至好。」

大漢曰：「我當然講口齒，但我不希望有第三者出現，你明喇！」

大漢收錢，方剛馬上打電話找佢大佬斬崩刀，告以事件之經過。

斬崩刀曰：「阿方，你究竟有冇得罪人？」

方剛曰：「有，絕對冇得罪過任何人。」

斬崩刀曰：「我會帶兩個手足去睇下，你定D。」

方剛好定檔，因爲斬崩刀有名夠惡，有佢照保，定過抬油。

於是搭車赴約，駛出大廈不遠，見前邊有架房車跑低，一個靚女企在車旁向佢揮手。

方剛停車，靚女曰：「先生，你可否同我打電話叫人拖車？咦，你不是方剛乎？」

方剛曰：「然，我係方剛，小姐，你架車咁都。」

阿芒，開了尾門，一手拖方剛過去，喝曰：「上車！」

方剛見阿芒一手伸入褲袋處，知有利刀，不敢造次，乖乖的坐上了汽車的尾廂，聲都唔敢聲。

發仔曰：「小姐，你亦唔走得，上車喇！」

蘇絲看來也十分識做戲，作狀驚到好似唔識都。

阿芒，開了尾門，一手拖方剛過去，喝曰：「上車！」

方剛見阿芒一手伸入褲袋處，知有利刀，不敢造次，乖乖的坐上了汽車的尾廂，聲都唔敢聲。

發仔曰：「小姐，你亦唔走得，上車喇！」

蘇絲看來也十分識做戲，作狀驚到好似唔識

三二四：刀鋒冰冷

大漢曰：「半小時之後，你去到十二重天酒店咖啡座，我會找你者。」

方剛曰：「你要講下口齒至好。」

大漢曰：「我當然講口齒，但我不希望有第三者出現，你明喇！」

大漢收錢，方剛馬上打電話找佢大佬斬崩刀，告以事件之經過。

斬崩刀曰：「阿方，你究竟有冇得罪人？」

方剛曰：「有，絕對冇得罪過任何人。」

斬崩刀曰：「我會帶兩個手足去睇下，你定D。」

方剛好定檔，因爲斬崩刀有名夠惡，有佢照保，定過抬油。

於是搭車赴約，駛出大廈不遠，見前邊有架房車跑低，一個靚女企在車旁向佢揮手。

方剛停車，靚女曰：「先生，你可否同我打電話叫人拖車？咦，你不是方剛乎？」

方剛曰：「然，我係方剛，小姐，你架車咁都。」